石林家国行

张 冬

到石林那天，天是灰的，云压得很低，不像是来旅游的好天气。可真正走进石林景区，最先迎上来的不是石头，是一片水。

湖不大，卧在石峰脚下。水面平得像一块磨过的青玉，把灰青色的石影倒着收进去，收得干干净净。湖边立着一块牌子：恩来湖。一九五五年四月，周恩来和陈毅游石林，走到入口这片洼地时，看见只有少许积水，石峰干矗着，便说了一句：“有山要有水，有水就不枯燥了。”后来当地人照着这句话，挖洼地，引水流，便有了这片湖。百姓把它叫作恩来湖。



我站在湖边，看着水面把石峰倒着收进去的样子，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。一九五五年，新中国刚满六岁，百废待兴，一个国家的总理，在石头的森林里，惦记的却是水——是让石头不枯燥，让来看石头的老百姓不觉得单调。这话听起来小，放在那个年代，却有一种朴素的郑重。石头是硬的，水是软的。山立了亿万年，湖才蓄了几十年。可恰恰是那几十年的一念，让石林从一片奇观，变成了一处可以停下来的地方。

绕过恩来湖，进入石林。一抬头，石壁上两个大红字撞进眼里：“石林”。

字是敦厚的，横平竖直，带着民国笔墨的底子。一九三一年，被称为“云南王”的省主席龙云到路南巡视，进了这片石山，站了很久，然后题下“石林”二字。同年设管理处，修路，建亭，把一片荒野变成了云南第一个官方的风景区。

但龙云在石林留下的，远不止两个字。

抗战爆发后，沿海口岸尽失，国际援华物资无路可入。是他提议修筑昆明通往缅甸的公路。二十万云南民工，汉、白、彝、傣各族百姓，自带口粮锄镐，在群山之间，用八个月劈出九百多公里的路。没有机械，全凭双手，这条滇缅公路，便是当年抗战的生命线。

我在“石林”二字下面站了很久。石林的石头和滇缅公路的石头，同属这片高原。一个被时光雕琢成奇观，一个凭血肉凿成生路。龙云题字之时，眼里不只是风景。他深知，石头既可供人赞叹，也能托着一方土地活命。

进了石林，才知道什么叫石头站起来。石柱拔地而起，密密匝匝，如利剑刺向云天。沿着石径往里走，石壁渐收，光线被裁成细条，落在脚边。有的石峰上宽下窄，摇摇欲倾；有的从中裂开，漏出一线天光。石头不急，岁岁伫立，任凭人一代代从它身侧走过。

就在那时候，我想起那句有名的打油诗：“远看大石头，近看石头大。”诗句直白得近乎憨朴，像游人被这片石海震得无话可说，只能反复念出心底最真切的感受。游客听过千百遍，依旧会笑。一笑之后，石林那份逼人的雄浑柔和几分，藏在石缝间的故事，才慢慢显露。

石林不只有石头。撒尼人的火把节，万千火把染红夜空，大三弦跳得热烈；冬月的密枝节，族人入林祭祀，祈愿五谷丰登。节令、歌舞与传说，嵌在巨石长久的沉默之中。石头不动，人世生生不息，阿诗玛的歌谣代代相传。

我在一处撒尼摊位停下。一位老阿诗玛在卖刺绣，围腰上红艳的马缨花，针脚绵密。她断断续续绣了三个月，笑着告诉我：日子就是要慢慢绣的。我买下这条围腰。石头慢慢成形，日子慢慢绣就，长路慢慢铺展，家国也慢慢生长，急不得，也停不得。

穿过大石林去往小石林，导游抬手指向玉鸟池畔：那便是阿诗玛。一座石峰静静立在水边，侧影温婉，仿佛背着竹篓，在长久等候。传说里，她被山洪阻隔，化为石峰，年年岁岁，在风里雨里等候阿黑哥。这个故事早已成为国家级非遗，却不必锁进展柜，就立在这里，任由每一位来客读懂这份执着。

这片土地上，藏着许许多多的等候。有人等候通路，有人等候胜利，有人等候寻常百姓安稳丰盈的生活。有些心愿如愿，有些遗憾长存，而石头静静见证所有。

日头西斜，石影铺了一地。车子驶离石林，暮色慢慢吞没连绵的石峰。赵朴初曾写下，亿年陵谷变迁，巨石一朝拔地而起。有人题字，有人引水，有人把传说寄放在山石之间。一旦读懂这些过往，眼中便不再只有巨大的石头。

我摸着包里那一方刺绣围腰。是啊，日子要慢慢绣。这里的人们向来如此，人心比巨石辽阔，脚板比长路绵长。亿年山石静立，一代代人走过，于是石头有名字，有故事，有温度。远看是石头，近看，是家国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屯兰矿）

秋意浓



刘俊玲（太原公司）

太阳石

路过

张慧娟

路过花开，路过叶落
撑伞走过的雨季
身边有你
回不去的夏天和那时的我们
没有讲太多话语
心底有你

在银杏的映衬下
秋先是一道明艳的黄
再晕染成枫叶滚烫的红
越过山丘吹来的风
裹着秸秆燃烧的气味
整齐的地垄落满了黄叶

斑马线的交汇是短暂的
没说出口的话
或许你都懂
城市浮起模糊的雾
忽地想起
伞下并肩的温度

（作者单位：屯兰选煤厂）

深秋那棵半红半橙的树

魏志宁

秋风带着寒气吹在脸上，不经意抬眼间看到了一棵树，叫不上它的名字，枝头的叶子色彩恰好分成两重——一半叶子红得热烈，一半叶子橙得温暖，不是那种整齐的分界线，而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像一幅没有刻意构图的水彩画。

我在树前站了很久。第一反应想到了春天。春天来时，这棵树应当满枝嫩绿，怎么到了深秋，就染成这般红橙交织的模样。想起春天站在这里，满眼生机盎然，蓬勃的力量向外迸发，看着就让人心头振奋，仿佛一切都刚刚启程。可眼前深秋的树，褪去了青绿，换作浓烈的红与橙。同样一棵树，春秋两季，样貌不同，带给人的心境感受，也全然两样。

秋天没有百花争艳的喧闹，树叶慢慢褪去盛夏的浓绿，晕染出红与橙的斑斓。很多人看见落叶，容易生出萧瑟之感，可我站在这棵树下，心中涌上的却是一份踏实的喜悦。春是耕耘，秋是收获。枝头褪去繁花，大地捧出果实，累累硕果藏在秋日的风里。春日的美好，是奔赴的期待；秋日的欢喜，是沉淀后的所得。这半红半橙的一树叶片，不是生命走向凋零，是时光给枝叶染上成熟的色彩。回想春日，鸟儿叽叽喳喳，花儿竞相开放，处处是向外舒展的生机，正所谓春宜在闹；而今到了秋收时节，万物慢慢沉敛，秋宜在敛。春天是把所有力气向外施展，秋天是把所有经历向内收存。

风掠过树梢，几片叶子缓缓飘落。一片红，一片橙，在我脚边打了个旋儿，安静地躺下了。我没有觉得伤感，反而觉得踏实。因为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把养分还给了树，把色彩留给了这个季节。

不必惋惜叶落，春天种下的期盼，在这个时节慢慢兑现。春天适合满怀憧憬向前出发，而深秋，适合停下脚步看一看收获，感受这份沉静、厚重的喜悦。四季各有风景，春有芳华，秋有丰盈，橙红相映间，便是独属于深秋的清欢。

原来深秋不是结束，是另一种圆满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屯兰矿）

地址：西山工人文化宫　印刷：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　印数：5000份　电话：编辑部 6215713　记者部 6213964　一版责编：张　衢